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恋爱中的女人

[英] 劳伦斯 著 冯季庆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恋爱中的女人

[英] 劳伦斯 著 冯季庆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恋爱中的女人 / (英) 劳伦斯著; 冯季庆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05-5415-0

I. ①恋… II. ①劳…②冯…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5049 号

书 名 恋爱中的女人
责任编辑 陈 洁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 //www. xjtupress. com](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31 字数 44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5415-0 / I · 288

定 价 49.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序

“不是我，而是风。”当弗丽达·劳伦斯动笔写下此话时，劳伦斯和他的作品确乎像风一样刮过了英国、欧洲和大洋彼岸的美国。

时至今日，劳伦斯作为现代英国文学的大师，他犀利的社会批判意识，知识分子本真的品格，他为探讨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创作的史诗般的作品，都永恒地占据着 20 世纪英国文学耀眼的位置。

戴·赫·劳伦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 是个从煤灰中诞生的精灵，他 1885 年 9 月 11 日出生在英国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的一个矿工之家。伊斯特伍德坐落在诺丁汉郡的西北部，是劳伦斯又爱又恨的地方，也是他的《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许多不朽名著的背景地。就是藉助这块土地，劳伦斯展开了他的生存体验，他对性的近乎宗教的描写和他对机械文明压抑人类生命本能的批判。

劳伦斯的父亲在家中是个被疏远的人，孩子们更加亲近母亲。劳伦斯的母亲做过教员，写过诗歌，颇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与在煤坑中劳作的丈夫几乎不能沟通，于是她疏远了丈夫，逃向了孩子。

劳伦斯 1906 年入读诺丁汉大学学院师范专科，学校里唯一让他敬慕的老师是现代语言学系主任欧内斯特·威克利教授，也是日后和劳伦斯私奔并成为劳伦斯妻子的弗丽达的丈夫。

劳伦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读哲学，继而陷入了信仰危机，他思考进化、罪孽、天堂和地狱的起因，无法再信仰一个既是个人的又是人类共有的上帝。1911 年，劳伦斯发表了短篇小说名作《菊花的幽香》。

1912 年 3 月初的一天，因约来赴威克利教授家午宴的劳伦斯与弗丽达一见钟情。弗丽达从劳伦斯身上发现了一种与她相匹配的精

神，他那种直言不讳的态度，激越旺盛的生命力，将她从迷梦中惊起。而弗丽达对劳伦斯也是终身一遇的人，尽管劳伦斯曾有过几次恋爱，但弗丽达的出现让作家觉得，在此之前，他从不知爱是怎么回事。

劳伦斯与弗丽达于1912年5月3日私奔，离开了英国，先后去了德国和意大利等地。私奔中的劳伦斯说世界之妙、之美、之好远远超出了人们最丰富的想象。

在意大利的加尔尼亚诺，劳伦斯开始了他惊人的艺术创作时期。

劳伦斯第一部重要作品《儿子与情人》(1913)用感觉化的笔触描述一个人生角色倒错的故事。在莫雷尔的家庭中，儿子从精神上取代了父亲的位置，与父亲处于一种紧张、敌对的状态，而对母亲则扮演着温情的情人角色。母亲的固恋，使儿子人格分裂，在恋爱中要么导入纯精神的宗教形式，要么陷于纯肉欲的索取，永远完不成灵与肉的结合。那基本上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劳伦斯晚年的短篇小说《美妇人》(1927)沿袭了《儿子与情人》的母题。

在《儿子与情人》问世前，劳伦斯的第一部诗集《情诗选集》(1913)出版了，这年的6月他又写了两篇著名的短篇小说《普鲁士军官》和《肉中刺》。

接下来的创作，长篇小说《虹》(1915)由女主人公厄休拉的有关爱情和男人的经验发展而成，作品把从工业革命前到当今英国社会的生活历史压缩到布朗温家庭的三代人身上。小说以血性的呼唤和肉体的信仰诉诸人的直觉，就是从这部磅礴浩大而又美丽精细的作品开始，劳伦斯才真正从揭示人性的本能力量入手，开创了整合男女关系以求人的自我完美实现的探索。

《虹》中的男女主人公们在生的未知中闯荡，拼尽全力去寻求本质的和纯粹的自我。这种寻求是艰难的，作者认定，在无意识存在的原始状态之外，在狂热的情爱之中，必须屹立着一个不被他人所迷惑的个体。就这样，《虹》中的爱人之间永远存在着无休止的精神上的特殊的争斗，在三代人的爱情生活中，每一方都把另一方当作通向未知世界的“缺口”，都在性体验中探索着自我，在婚姻生活的性生活中甚至

可以将对方作为“敌人”认出。

显然，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它着意揭示的是个体与整体的、个人与人类社会的广泛联系，考察的是人类存在的整体状况。

1914年7月13日劳伦斯和弗丽达在英国伦敦肯辛顿的一个公证处结婚。婚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让劳伦斯厌恶，消沉之中，他萌生了“乌托邦”的念头。

1915年开始，劳伦斯的精神趋于疯狂的状态，他对公众和国家生活中的一切充满了强烈的敌意，与不少朋友交了恶，和罗素公开论战，与妻子弗丽达也是口角不断，战争更是把他逼得发狂。在此期间，劳伦斯写下了描写战争的短篇名篇《英格兰，我的英格兰》（1915）。

9月30日《虹》问世后，劳伦斯经历了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虹》因为所谓的淫秽描写而遭查禁；由于弗丽达是德国人和劳伦斯强烈的反战情绪，他们夫妇遭到英国警察当局的驱逐；同时严重的肺病又在不断地袭扰劳伦斯。在1915年至1919年寒冷的岁月中，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劳伦斯的心灵。他说，战争摧毁了我，我像裹着尸衣的死亡一样僵冷。在感受死亡的同时，劳伦斯又强烈地感受着再生。

在此期间完成的精美的《恋爱中的女人》就是在可怕的情感和死亡的历程中游走，同时又在死亡中展示了再生。在这部作品之后，劳伦斯的其他重要作品诸如长篇小说《亚伦的藜杖》《袋鼠》《羽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短篇小说《死去的男人》等，都涉及到了对死亡和再生的思考。

《恋爱中的女人》（1921）是劳伦斯最重要的作品，作家用诗意的笔触描述了他全部的哲学观念、社会梦想和对生命个体及两性关系的深入思考。小说以厄休拉与伯金、古德伦与杰拉尔德的恋爱故事为发展脉络，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男人与男人的关系、女人与女人的关系出发，探讨独立的个性和完满的性关系的本质作用，从生命的精髓和肉体的信仰中寻找永恒的价值。同时，小说围绕纯粹的毁灭性，从奔涌着的一次次的死亡冲动中，演绎了关于哲学、人生、情爱、死亡等问题的探究，显示出深刻的现代性。

悲观主义、向死而生、抵抗世界似乎是《恋爱中的女人》主要人物的基调。原本主要人物在当地都是名流，还是帅哥美女：杰拉尔德是当地望族，家族产业的掌门人，“英俊照人”；伯金也是“形象很好”，且有着当地学校督学的公务身份，有车，还有几处房产；厄休拉、古德伦姐妹作为教师和艺术家虽然不如杰拉尔德、伯金和那个奇装异服的“文化使者”赫麦妮“位居一流”，却也是有思想和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不过，他们憎恶现代世界，憎恶现代生活，反城市，甚至有点儿反人类，是标准的灵魂中的流亡者。

叙述者在反现代性的心理下，让主要人物都陷在情欲的狂喜与毁灭的冲动等种种矛盾的描述中。在杰拉尔德与古德伦的一次幽会中：

他从她那儿得到了无穷的宽慰，在她身上倾泻了他所有被压抑的邪恶和腐蚀人的毁灭性，于是，他又完整了。这真是美妙，真是惊人，好得不可思议。这是他生命永恒回归的奇迹，有感于此，他在宽慰和惊奇的狂喜中淹没了。而她，从属于他，接受他，就像一件注满了他痛苦的死亡毒药的容器，情急之中她无力反抗。她被可怕的死亡般狂热的肉体摩擦填满了，在刺人的剧痛和猛烈的感觉中，伴着顺从的狂喜，她接受了。^①

几度交往几度柔情后，古德伦鬼迷心窍地想杰拉尔德，也爱他，但是对古德伦来说，男人是“敌对阵营”的。她最终似乎并不在意杰拉尔德把一个破旧的企业变成了盈利的企业，也不是太在意“他得到女人就像收庄稼一样”，但对古德伦这个“自给自足”（杰拉尔德语）的现代女孩儿来说，她不能接受的是越来越被杰拉尔德所代表的命运抓住，被束缚在一个命定的“陷阱”中，受控于他，所以她才使劲儿恨他，奇怪居然没杀了他。

厄休拉与伯金的关系虽然没有古德伦与杰拉尔德的关系那么极端，

① D. H. Lawrence, *Women in Love*, Penguin Books, 1996, p. 393. 译文为笔者所译。

却也显示了厄休拉种种超常的反抗性。厄休拉、古德伦作为具有现代意识或是反现代性的女性，她们除了独立，还对报复、毁灭怀有与生俱来的兴趣，对文明中的文化消亡，进步中的现代信条存有典型的反现代的焦虑。而这些特质在他们的男友伯金、杰拉尔德那里同样存在，而且表现得更为强烈。

厄休拉也同样在爱与毁灭、与魔鬼的关系上纠缠。在第22章《女人之间》厄休拉就向伯金的前情人赫麦妮抱怨：

“他（伯金）说想让我不要带感情地接受他，可最后，我也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想要他恶魔的那一面配上对，是肉体上的，而不是人性的一面。你知道，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总是自相矛盾。”^①

在接下来的《远足》一章，伯金就承认了自己深陷危险的精神和肉体的堕落，当然照我们看也是一种自找的毁灭：

毫无疑问，厄休拉是对的。她说的千真万确。他知道，他的精神性伴随着一种堕落的过程，那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愉悦。对他来说，自我毁灭真的很刺激，特别是它以精神的形式体现出来更是如此。^②

细究人物的思想、性格轨迹，我们不得不说，最终是技术的进步、机械化的裹挟迫使这些才华横溢的人物选择了抵抗社会、抵抗世界的道路。

这种感觉正像约翰·沃森教授对作品所作的分析：“……《恋爱中的女人》作为他自己（劳伦斯）有意与社会相隔绝的一种回应和他个

① D. H. Lawrence, *Women in Love*, Penguin Books, 1996, p. 336.

② D. H. Lawrence, *Women in Love*, Penguin Books, 1996, p. 353.

人‘挣扎’的记录……代表了他思想观念上对所处社会的憎恶。”^① 这里，劳伦斯“要否定的是一种文化、一个国家或是（整个）社会。”

我们似乎得体会到，《恋爱中的女人》中两对男女主人公纠结于情欲的狂喜与精神的毁灭，他们对世界纯粹的爱与醉心死亡的双重性是一种痛苦，也是某种自得的情调，或许透露的是反现代性的焦虑。

作者曾说，《虹》和《恋爱中的女人》是多少具有危险成分的作品，然而，他们正是我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著作，我对他们一往情深。

1919年劳伦斯夫妇获准离开英国。从此他们浪迹天涯，足迹遍及意大利、锡兰、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德国、瑞士、西班牙和法国等地。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是《袋鼠》《羽蛇》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劳伦斯夫妇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陶尔米纳附近租下了古泉别墅。陶尔米纳阳光灿烂，大海奔涌，劳伦斯在此完成了《迷途的姑娘》《大海与撒丁岛》《小甲虫》《狐》和《上尉的偶像》，并着手编短篇小说集《英格兰，我的英格兰》。

从1920年始，英美两国的出版商竞相出版劳伦斯的小说。至1921年，美国、英国先后出版了《虹》《恋爱中的女人》和《精神分析与无意识》等作品，出书盛况使劳伦斯摆脱了经济窘境和思想上的阴霾。

1921年的11月起，美国的文化赞助人梅布尔力邀劳伦斯去美国新墨西哥的陶斯创作有关印第安人的作品。1922年8月下旬，劳伦斯夫妇踏上了坐落在落基山脉丘陵地带的陶斯高原。带着对印第安精神、生存形态与宗教的膜拜和一种原始主义的情结，劳伦斯沉入了他的印第安作品的创作，寻找复活现代文明荒原的希望。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羽蛇》《骑马出走的女人》《圣莫尔》以及《墨西哥的清晨》。

1925年，劳伦斯被查出肺结核三期。劳伦斯朝弗丽达望了望，那

① John Worthen, *D. H. Lawrence and the Idea of the Novel*,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p. 104, p. 88.

眼神弗丽达一生都没有忘记。

10月初，劳伦斯夫妇到了伦敦。阴沉沉的雾霭和惨淡的社会气氛（其时，英国的失业大军为125万）只留住了作家一个星期。

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意大利，1926年4月，在距佛罗伦萨七英里左右的地方，他们如愿租到了坐落在特斯肯小山顶上的米兰达别墅。在那里，劳伦斯开始写那部骇世惊俗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一种更袒露细致的笔触展示了性爱对失落于20世纪文明荒原的生命的救赎，在彻底完整的情欲描述中寄寓作者更深的血的意识和对爱的复活的真诚愿望。

小说中的康妮是查泰莱男爵夫人，是在僵死的和鲜活的两种对立的生活世界中奋力前行的人。坐在机械轮椅中的克里福德·查泰莱男爵，作为一个煤矿主、实业家和青年知识界的作家，却是劳伦斯所称的“世界人类死灰”的代表。丧失了性功能的查泰莱与妻子维系的是故事朗诵和议论时弊的纯精神关系。查泰莱生育能力的丧失是他所代表的阶级没有生命力的象征；康妮与勒格贝庄园的护林人麦勒斯相拥在一起，不仅仅是出于被压抑的欲望，更是由于再生的需要。他们完成的是劳伦斯以为的，血的支柱在血的深谷中的天堂般的重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诗意地渲染了对性秘密的探究和对生殖器官的赞叹，带有浓重的性宗教的色彩。

1928年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后不久，即遭英国报界的攻击，然后因涉嫌淫秽被禁止发行，经长期诉讼，直到1960年才被英国政府解禁。

1927年5月开始，劳伦斯病情不断加深，他们夫妇先后在意大利、德国、瑞士、法国等地进行考察、治疗或是疗养。此间劳伦斯完成了发表于1927年的游记《伊特鲁斯坎地区》、选编了《劳伦斯诗选集》（1928），写就他的第8本诗集《三色堇》（1929）以及三篇优秀文章：《复活了的基督》《淫秽与色情》《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

从1929年7月起，劳伦斯的全部生活就成了一场与疾病展开的拼搏。弗丽达、朋友和亲人陪伴劳伦斯在巴伐利亚、邦多勒、埃达

阿斯多疗养院、旺斯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劳伦斯的最终一刻来得平静而简单，那是1930年3月2日下午，在旺斯，劳伦斯44岁的年纪。

作为世界级的大作家，劳伦斯留给了世间丰饶的著述，它包括11部长篇小说、十余部中短篇小说集、四部戏剧、十部诗集、四部散文集、五部理论论著、三部游记和大量的书信。这些作品对自然的人类之爱的述说和对人类存在的整体状况的描述，都享有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永恒魅力。

冯季庆

目 录

- 第一章 姐妹俩 / 1
- 第二章 肖特兰兹 / 17
- 第三章 教室 / 29
- 第四章 跳水人 / 40
- 第五章 在火车上 / 47
- 第六章 薄荷酒 / 57
- 第七章 图腾形象 / 73
- 第八章 布雷达比 / 78
- 第九章 煤灰 / 107
- 第十章 写生本 / 116
- 第十一章 小岛 / 120
- 第十二章 地毯 / 131
- 第十三章 米诺 / 141
- 第十四章 水上聚会 / 153
- 第十五章 星期天晚上 / 190
- 第十六章 男人之间 / 198
- 第十七章 工业巨头 / 210
- 第十八章 兔子 / 231
- 第十九章 月亮 / 241
- 第二十章 格斗 / 263

- 第二十一章 门槛 / 274
- 第二十二章 女人之间 / 289
- 第二十三章 远足 / 299
- 第二十四章 死亡与爱情 / 319
- 第二十五章 是否结婚 / 347
- 第二十六章 椅子 / 351
- 第二十七章 迁移 / 362
- 第二十八章 古德伦在庞帕杜 / 379
- 第二十九章 大陆 / 386
- 第三十章 雪封末路 / 441
- 第三十一章 退场 / 476

第一章 姐妹俩

一天早上，在贝尔多弗的布朗温家里，厄休拉和古德伦坐在窗前，一边做活儿一边聊。厄休拉在缝一件亮色刺绣，古德伦在画画，画板就在膝盖上。她们静静地做着，想到什么就聊聊。

“厄休拉，”古德伦说，“你真想结婚吗？”厄休拉放下手里的活儿，朝上看看，面色平静，体贴。

“我不知道，”她答道，“这得看你这话的意思了。”

古德伦有点儿吃惊，看了姐姐好一会儿。

“咳，”她冷冷地说，“这不就指那一件事嘛！你不觉得，不管怎么说，你该……”她有点儿不高兴地说，“比现在的状况好一点儿吗？”

厄休拉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

“或许，”她说，“可我没把握。”

古德伦又停了一下，有点儿生气。她想听到多少肯定一点儿的话。

“你不觉得一个人要有结婚的体验吗？”她问。

“你觉得结婚只是必要的体验吗？”厄休拉反问道。

“当然啦，别管怎么说，”古德伦淡淡地说，“它可能不合人意，但肯定是种体验。”

“不一定吧，”厄休拉说，“可能是体验的尽头呢。”

古德伦静静地坐着，用心听着。

“当然啦，”她说，“这是要想到的。”说到这儿，她们都不言语了。古德伦气哼哼地抓起橡皮就擦她的画儿。厄休拉一心绣活儿。

“好婚事你也不会考虑吗？”古德伦问道。

“我想我已经回了好几桩了。”厄休拉说。

“真的？”古德伦不觉飞红了脸。“有什么值得你这样？你真有什么

事吗？”

“千载难逢，他人太好了，我太喜欢他了。”厄休拉说。

“真的？你怕是给诱惑了吧？”

“话是这么说，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厄休拉说，“真到了那会儿，人都不会被诱惑了，哦，要是我被诱惑了，我就会立马结婚了。我只是被不结婚诱惑了。”说到这儿，姐妹俩忽然又笑逐颜开了。

“真让人吃惊，”古德伦大声说道，“那么强烈的诱惑！不结婚！”姐妹俩都笑了，相互望着，心里又觉得害怕。

她们半天没说话，厄休拉绣活儿，古德伦接着画素描。姐妹俩都是成人了，厄休拉 26 岁，古德伦 25 岁。可她们都像现代女孩儿，显得既冷漠又纯洁，更像月亮女神而不是青春女神。古德伦是个冷美人，皮肤柔滑，肢体轻盈。她穿着深蓝色的丝绸衣服，领口和袖口都缀着蓝色和绿色的亚麻褶皱花边，脚上是宝石绿的长筒袜。她那自信又羞怯的模样和厄休拉刚好相反。厄休拉敏感，对未来充满期待。当地人被古德伦那副镇定自若、露骨的孤傲举止给吓着了，都说她是个“时髦的女子”。古德伦刚从伦敦回来，在那儿待了几年，她在一所美术学校读书、工作，过着艺术家的生活。

“我真盼着有个男人出现。”古德伦说道，飞快地咬住下嘴唇，做了一个奇怪的鬼脸，半是调笑，半是苦恼，让厄休拉害怕。

“所以你回到家来，好在这儿等他？”厄休拉笑了。

“噢，亲爱的，”古德伦尖声叫道，“我才不会特地去找他呢！不过要是真碰上一个人，又迷人，又有钱，那……”她嘲讽着，吞吞吐吐地打住了话头。然后她盯着厄休拉，仿佛要看透她似的。“你就不觉得厌烦吗？”她问姐姐，“你不觉得事情总是不能实现？没有什么可以实现的。一切都在萌芽中就凋谢了。”

“什么都在萌芽中就凋谢了？”厄休拉问道。

“噢，所有的事，你自己，一般的事情都一样。”姐妹俩沉默了，各自在模模糊糊地想着自己的命运。

“这真是可怕，”厄休拉说，停了一下又问：“你只是想通过结婚达到什么目的吗？”

“下一步的事似乎是免不了的。”古德伦说。厄休拉默默地想着这些，心里不是味儿。她在威利·格林中学教书，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知道，”她说，“这似乎也就是凭空想想，但是真的想想，想想不管哪个你认识的男人，每个晚上回得家来，向你道声‘你好’，然后给你一个吻……”

姐妹俩都不做声了。

“是啊，”古德伦低声说，“这真的不可能，男人不可能这样。”

“当然啦，还有孩子……”厄休拉也拿不准了。

古德伦的脸沉了下来。

“你真想要孩子吗，厄休拉？”她冷冷地问。厄休拉露出了迷惑的神情。

“一个人会感到这由不得自己。”她说道。

“你真这么觉得吗？”古德伦问，“一想到生孩子，不管怎样我都没感觉。”

古德伦毫无表情地看着厄休拉，不动声色。厄休拉皱紧了眉头。

“也许这不是真的想法，”她支支吾吾地说，“也许人们心里并不真想要孩子，只是表面上……”古德伦的脸沉了下去，她不想说得那么肯定。

“可是一想到别人的孩子……”厄休拉说道。

古德伦又有点儿不友好地望着姐姐。

“一点儿不错。”说完，她就不出声了。

姐妹俩默默地干活儿。内在的激情总是让厄休拉不可思议地活跃，那激情动人，缠人，也与人冲撞着。她基本上自己过活，独往独来地工作着，日复一日，总在思考着，想要掌握生活，用自己的理解抓住它。现在，她活跃的生活似乎停止了，可实际上，在隐秘的深处，却有什么东西正在呼之欲出。要是她能够冲破最后的那层壳荚该有多好！她就像子宫中的婴儿，似乎要用力伸出她的双手，可是不能，现在还不能。可她还是有一种奇妙的预感，觉得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

她放下手里的活儿，看着妹妹。觉得古德伦实在是漂亮，体型丰满，线条柔美，那么迷人。她还挺顽皮，那么泼辣，冷嘲热讽的，冷

摸得碰不得。厄休拉从心里羡慕她。

“你为什么回来，古德伦？”她问。

古德伦知道厄休拉是羡慕她的。她停下绘画，舒展一下身体，弯曲的眼睫毛下，一双秀目投向厄休拉。

“我为什么回来，厄休拉？”她重复着，“我已经问过自己上千遍了。”

“那你也不知道？”

“知道，我想我知道。我想我回到家来只是以退为进^①。”

然后，她那了然于心的目光细细地看着厄休拉，看了半天。

“我知道！”厄休拉大声说，显得有些迷惑和做作，好像她并不知道什么。“可一个人能蹦到哪儿去呢？”

“噢，这无所谓，”古德伦有点儿超然地说。“人只要跃过底线，总能落到什么地方。”

“这不是很冒险吗？”厄休拉问道。

古德伦慢慢露出嘲弄的微笑。

“嗨！”她笑着说。“这不就是说说嘛！”她又不说话了，可是厄休拉还在闷闷地想着。

“你回来了，那你觉得家里怎么样？”她问道。

古德伦冷静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冷冷地实话实说：

“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外人。”

“那父亲呢？”

古德伦有些忿恨地看着厄休拉，好像给逼得走投无路了。

“我还没有想到他，我忍着不去想。”她冷冰冰地说。

“是啊，”厄休拉颤抖地说，这下真的聊不下去了。姐妹俩发现她们遇到了一道虚无的、可怕的深渊，而她俩似乎还在边上看过。

她们默不作声地做了一会儿活儿。古德伦被压抑的感情弄得满脸通红，她讨厌又让人唤起这种感情。

“我们出去看看那边的婚礼好吗？”最后，她随便地问道。

“好啊！”厄休拉叫起来，急急地把针线活儿扔到一边，跳了起来，

^① 原文为法文。